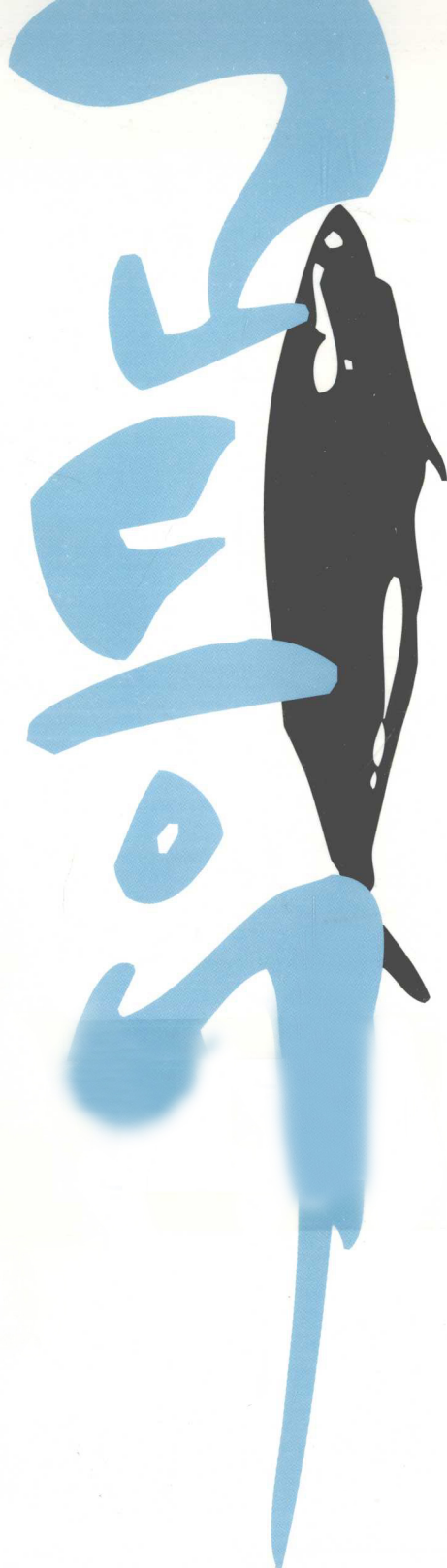


[韩]孔枝泳 著 杨成建 译

鲭鱼

你见过活着的鲭鱼吗？那有着深绿色脊背的银白色鱼群，在海里像箭一般穿梭。在广袤的大海里，它们有着蔚蓝色的自由。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全国百佳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鯖魚

[韩]孔枝泳 著 杨成建 译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鲭鱼/(韩)孔枝泳著;杨成建译.-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391-6021-4

I. ① 鲭… II. ① 孔… ② 杨… III. ①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2796号

고등어 By 공지영 孔枝泳

Copyright 2006© 공지영 孔枝泳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0 by NanJai Publishing Co &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공지영 孔枝泳 through Eric Yang Agency Inc.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10-407

鲭鱼 [韩] 孔枝泳 著 杨成建 译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80mm×1000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12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6021-4

定 价 25.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0—11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目录

1. 旧爱的残影	001
2. 邂逅在秋雨纷飞的午后	020
3. 那女人的丈夫，他的恋人	045
4. 认识一个叫卢银林的女人吗	062
5. 雾，弥漫的雾的距离	091
6. 记忆中那些荒凉的时间	109
7. 三个女人	129
8. 记忆里那些坍塌了的岁月	144

9. 现在的我在想，我怎么会一时成为人呢·····	164
10. 逝去的岁月·····	191
11. 又一次离别的开始·····	209
12. 秋去风起·····	228
13. 名为绝望的希望·····	243
作者后记 ·····	258

1. 旧爱的残影

“到底是为什么？”他问我。

“是……因为我直到现在才明白，其实我并不爱你。”我回答说。

他很无奈地盯着我说：“你疯了！”

接着，他想进屋子，我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说：“我也曾告诉过自己，要相信我是爱你的，健燮，并且毋庸置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健燮你真不会理解，明白这个道理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

他似乎已不屑面对我，脸上只挂着属于他的笑容，说了一句：“不伦的味道就这么让你怦然心动吗？”然后“哐”的一声甩上了大门。

我背起前晚整理好的背包，向汽车站走去。本想最后一次向他真心地说声“对不起”，结果连这最后的机会也被我弄丢了。

——摘自卢银林 1987 年 10 月的日记

电话打来的那天下午，明宇正从富川往回赶，飞驰在去看望女儿明智的路上。上个月因为孩子发低烧，他走之前没能履行带孩子去动物园的约定，而是临走的时候去商店给她买了气球和意大利面。正因为此，此次与平日里去看望孩子略有不同，他刻意提早回家了。

天空阴暗漫天凝重的灰色降临在每一个建筑物的身后，整个世界混为灰蒙蒙的一片，如同下雾一般。每每秋风袭来，那些挂在树枝上的残叶就会簌簌地飘落下来，是源自风起而落吗？他看到那些已然飘零的落叶，在空中伴着风回旋荡漾，仿佛是在跳舞。

黄灯亮起时，他犹豫了片刻，随后轻踩了刹车。若是平时，他根本不去理睬这些警告灯，会径直开过去，可是今天却莫名地停了下来。也许他在想，休息一会儿再走不是也挺好吗？对于习惯于严格遵守时间、制订计划、工作按部就班的他而言，这一瞬间迸发出的此情此感，虽不算什么大事儿，可也是纯属例外之举，也许是这阴霾的秋天犯下的过错。那些喜欢用命运去诠释一切的人则会发出这样的感叹：“那说明在你的内心深处，已经萌生出了某种征兆！”

总之，他拉起手刹以后，便把脚从脚刹上放下来，双手揉了揉脸，随后他从后视镜里瞥了自己一眼。此刻的他在想，幸好为了要见明智去剪了头发，现在看来真是明智之举。他的发际如同被秋风扫过一样，耳朵半掩半露着，米黄色的细纹灯芯绒短袖T

恤与深咖啡色手织毛绒夹克搭配得恰到好处，他看上去很年轻，很难看出已有三十三岁。脸颊修长而棱角分明，头发卷翘，眼窝深陷，鼻梁高挺，他经常被人认为孤傲冷酷，但如果你曾仔细观察过他的脸庞，就不难发现，那深陷的眸子，散发着温暖的光芒。

揉过脸之后，他将一只手放在了手刹上面。虽然经历了三天的疯狂忙碌，可他依然神志清醒，只是舌尖鼓起了几个水泡。每当劳累时都会冒出来几个像针尖一样锋利的水泡，只要不吃太酸的食物就无碍，吃一般的东西或者喝饮料，甚至喝酒都毫无大碍。然而，他总是感觉自己的嘴里正在不断地鼓起新的水泡，而每当感觉有水泡的时候，他都用舌尖顶住门牙不断地摩挲水泡，感受着那针尖般的水泡带给他的刺痛感。尽管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喜欢通过用牙齿摩挲那些水泡来确认这种刺痛的感觉。在停车之后，手脚大获自由的这一刻，他又不由自主地用舌尖顶着门牙摩挲起来，当然，刺痛依旧。

他将车窗打开一条缝隙，或许是因为秋雨即将到来的缘故，浸透了湿气的风从车窗的缝隙中溜进来。那空中飘浮的小水滴在撞到明宇褐色的脸颊后，便“啪”的一声爆裂开来。如果换作是在广告公司工作的妹妹明熙，她可能会说：

“水滴轻轻地绽放了。”

风很凉，但他还是故意开着车窗。他曾说过，比起那天高云淡一片晴朗的秋天，这种阴霾的天气更具秋的风韵，然而，这已

然是十年前的事了。不，确切地说是，他不会因坚持认为阴霾的秋天更美而与人发生任何争论，已然是十年前的事了。

远处的十字路口对面，信号灯刚一转绿，他使用右手解开手刹，启动油门。车刚起步，席卷落叶的风便吹进车窗里来。这次很冷，他关上车窗。跟随妹妹明熙将住所搬至水流里山麓以来，这是他迎接的第一个秋天。清晨出来到综合办公楼的停车场一看，干枯的树叶彻夜落下，已经压满了整个车顶。是因为山里空气清朗的缘故吗？落叶色泽光鲜，火红色的，金黄色的，深褐色的，或是橙黄色的……他开始清扫落叶，扫着扫着便情不自禁地从地上捡起一两片模样和色泽看上去都还不错的叶子。起初他也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要捡起这些落叶。即便是在青春期，他也不曾做过捡落叶这样的事情。记得高中的时候，他在文学社团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后来渐渐地书信往来频繁了起来，直到有一次她将花瓣标本夹在信中寄过来，从那时候起，他与那女孩的关系便急转直下，变得不愉快起来。也就是说，当时的他有着一种怪癖。现在想想，虽然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不喜欢在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普鲁斯特的时候在信中夹着一片漂亮的花瓣标本，但是自那以后，他真的开始怀疑起那女孩子所吐露的一字一句。他认为，或许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最终也不过是女孩子为了表达某种感情而动用的一种被夸大的知识罢了。再后来，他便中断了与那个女孩子之间的书信往来。

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来着……这会儿没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吧……正这么寻思之间，他的腿先于意识地向前伸出去，迅速踩了刹车。本来在过人行横道时，应该让车子慢下来观察一下再走，但他想径直冲过去，没想到一个领着孩子的女人冲了出来。因为紧急刹车，他的身体向前倾了一下，变速器旁的狭小空间内随意搁放的磁带“哗”地一下散落下来。那女人停住了。她领着一个身着厚厚褐色羽绒服的小男孩儿。小男孩儿看上去只有两岁多，还是不懂事的年龄，他因受惊吓而将目光投向这边。那女人的身后还背着一个褪了色的泛蓝色襁褓。虽然从这一侧看不真切，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背上还背着另一个孩子。

他将囤积在咽喉里的气体缓慢而又吃力地呼出来，然后抬头看了那女人一眼。仔细想想，遇到人行横道的斑马线，却没有驻车观察本是开车人的不是，可那女人却流露出满脸害怕的表情。她看上去只有二十五六岁，几缕头发飘在前额，使她的面孔显得更加年轻。她似乎因担心自己给别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而感到害怕，站在那里一直朝这边看过来。于是，他半抬右手示意那女人赶快过去。直到这时，那女人才怔了一下，赶紧拉起孩子的手。起初他也曾想，虽然这是人行横道，但也不能带着两个孩子就这么突然跑出来啊，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对这样的女人，他本打算摇下车窗斥责几句：

“这不是为了你自己，也不是为了我，但你总该想想你的孩子

们啊，难道不是吗，嗯？”

可是，当他看到这个因为冲出马路而神色慌张又满脸歉意的女人时，他真的很想打开车窗吼上几句别的：

“喂，你有权利在这里行走，拜托以后不要对谁都做出一副过意不去的表情。”

他一边重新发动汽车，一边伸出右手，慢慢拾起掉落在副驾驶座位上的磁带。在他目视前方伸手捡磁带的同时，脑子里也搜寻着勃拉姆斯的弦乐六重奏。在一个秋天，在同样是这么阴沉的秋天，如京曾说过：“没有比这更好的音乐了。不是吗，明宇？”她发问的时候，一侧脸颊浮现出深深的酒窝。“是的。”他这样回答。低音提琴的声音已经轻轻地流淌了出来。那是某个秋天，风吹着落叶在马路上翻滚的声音，那是只有敏锐的人才能洞察出的好像风的低音一样的声音。因此，每到秋天，他总是在车里放着那盒磁带。但是现在，当他看到拿在手上的第一盒磁带的刹那，他竟“扑哧”地笑了。

《亲亲亲幼儿园》。

那是刚刚买的给明智的磁带。上面画着小熊和小兔子，被吊在红黄蓝三个气球下面在空中飘拂。因为孩子吵着要听，所以将孩子送回家之前，他在车里已经将塑料包装拆掉，将磁带插进了放音机内。但是将孩子送到妈妈那里以后，他忘记拿出磁带了。只要是坐爸爸的汽车，明智一定要坐在后排的座位上，一人独占

宽大的后排座椅，一手拿着“奇多”袋儿，另一只手紧紧抓住把手，用稚嫩的嗓音跟着音乐哼唱：

乌青色，漂亮的颜色。

我家旁边盛开的花，

被称为花中小矮花。

这个曲子他也记得。大概是国民学校一年级的時候，那是刚刚入学时一位身着短裙、身材苗条的女老师教的第一首歌……那时，他还不知道乌青是什么颜色。所以他想，乌青会不会是某种花的名字呢？单是乌青这个名字就太神秘、太美了。像童话故事里某个遥远国度的公主的名字一样……还有漂亮的小矮花儿。

他的脸上露出微笑，并荡漾开来。“叮咚当，叮咚当……”，接下来的曲子是《我的弟弟是卷发》。“我的弟弟是卷发淘气鬼，我的弟弟，名字只有一个，外号有三四个……”他慢慢地向后看。明智不在，只有明智吃过的“奇多”的黄色碎屑散落在黑色人造皮革座椅上。那是金蝴蝶飞走之后留下的深黄色花粉一样的黄色。

这时他才明白，落叶是为了明智而聚到一起的。桌子上那本厚厚的书里夹着的落叶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张了。因为想到明智，想到一收到花就会欣喜若狂的明智的那张笑脸，他才乐此不疲地捡落叶、擦水珠、夹在厚厚的书页中，他才毫无抗拒感地去完成

这一切。

他从综合办公楼的入口进入停车场。正赶上一辆车在倒车，于是他在拐角处等着。但是那辆倒车的白色君爵（Grandeur）主人的驾驶技术真的很差。这时他看到君爵后车窗上贴着的“新手上路”的车贴。这样下去会撞上的，正这么想着，君爵停止了倒车，再次按照原状态前进，然后又开始倒车。然而这次这位新手看上去依然像刚才那样只是转动方向盘，这样下去必定会和旁边的车相撞。他从车上下来，走向君爵。

“我可以帮您吗？”

女人瞥了一眼他花生色的普莱特（Pride），带着一种思考的眼神，从车里走下来。一双时下流行的前脸呈短粗状的皮鞋跃入他的眼底。1980年他刚上大学的时候，这种皮鞋曾流行一时。一个身着喇叭裤、脚蹬这种皮鞋的女人曾经过他的面前。但是，如今他记不起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了，都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他以娴熟的技巧把白色君爵开出来，然后打开车门走下来。那女人看上去三十出头，她正了正风衣的衣襟，咬紧牙齿说：“像这种糟糕的停车场，我还是头一次遇到。”她嘴唇上涂着紫色的口红。

女人一脸愤怒的表情，似乎不大喷口水就应该谢天谢地了。面对她那种令人无可奈何的态度，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辆白色君爵已经绝尘而去了。他矗立在白色君爵喷出的尾气里，愣了许久。

因为这个开着白色君爵离开的女人，他脑海里浮现出在人行横道上遇到的那个女人。他想真应该好好教教那个蛮横的女人如何说“对不起”，就当是为了明智也好。哪怕只是教给她分清楚什么时候该说对不起，而什么时候不该说就足够了。他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将车停进刚才白色君爵空出的车位上。随后，他关掉了还朗朗欢唱着的《亲亲亲幼儿园》。

我们无法重返幼儿园的世界。那惩罚淘气鬼和倔强的孩子的老师消失不见了。最先察觉到的往往不是那些善良懂事的孩子，而是喜欢耍心眼儿的孩子们。偶然间他们发现，即使习惯性地做了坏事，也不会有人去责怪他们，更进一步说，不管做了什么坏事，只要结果看上去还不错的话，有时反倒可以受到表扬。而善良的孩子则总是默默地准备着，默默地等待，直到夜幕降临、甬道漆黑以后才会明白：对一切给予公正审判的名为老师的人，已经从自己的世界永远地消失了。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后悔是没用的，于是悲剧便开始了。

他从车里走下来，刚想锁门，又想起了什么似的，将门打开，拿起弹出来的明智的磁带，放进了夹克口袋里。

他走进大门，正等电梯的空当儿，一名保安从大厅另一侧走过来，面带喜色地说道：

“哎呀，您怎么现在才回来啊！有一位女士刚才一直在等您呢。”

“女士？”

“稍等一下啊……”

保安对面生的访客或大楼的住户一向都喜欢故作深沉，终日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现在却不知为何眉开眼笑的。从中可以窥见有女人来找独居的身份不明的男子时，他那种对可能发生的神秘事情所抱有的类似期待感的某种东西。

“现在已经过了四点了。她说会在下面的咖啡馆等到四点。”

保安可能是老花眼，只见他卷起袖子，头略微向后倾，从尽量远的距离看了看手表，然后说道。明宇也看了看手表。四点十五分。十五分钟，也许她已经走了，也许她没走，还在继续等待，这可真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时间。这时电梯到了。伴随着电梯铃声响起来，几个人急匆匆地将脚踏进了电梯门内。明宇也毫不犹豫地登上了电梯。保安似乎对自己转达的话没能起到任何效果而多少感到有些失望。

“不好说啊，或许她还没走也说不定呢。我跟她说您每次回来的时间都不固定，那么下次她再来的话我该怎么说呢？”

保安的嘴巴几乎与电梯的门同时关闭。是嫂子？或者是如京？两者都完全没有可能。嫂子十天前来过一次，如果是如京的话，保安又没理由会那么亢奋，况且如京有这里的钥匙，虽然她一次都不曾自己打开房门进来过。他穿过走廊，来到 907 室，把钥匙插进钥匙孔。这是他办公兼住宿两用的房间。如往常一样，他一

回来首先脱下夹克，就去查看电话机了。自动应答录音机上面显示着“7”这个数字，这不一定就表示只有7个未接来电，也可能来电次数超过了7，系统无法继续显示。他按下接听键，电话留言一个也没有。

他在转椅上坐定，双腿直挺挺地搭在桌子上，透过综合办公楼的玻璃窗眺望外面的远山。也许是由于若隐若现的云朵盘绕在山腰上的缘故，山看起来既遥远又渺茫。难道是因为一下子从凉飕飕的室外进入到室内的原因？他感觉到上眼皮沉重的倦意，舌尖水泡的痛感也变得更加尖锐。他闭目凝神，让整个身体无限地在椅面上伸展、垂落。这时，电话铃响了。

事实上，他想就那么倒下睡上一觉。尽管桌面上摊满了一周以来需要处理的所有事情，但是他的心却被甜美的睡梦诱惑着，并为之倾倒了。自动应答机会处理这个电话的。

“喂，您好！这里是金明宇的办公室。我现在无法接听您的电话，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电话号码，我会尽快与您取得联系。如果方便的话，请将来电时间也告诉我，那更是感激不尽了。真的很抱歉！”

就是这番话。当然，他从未像电话留言里说的那样对致电人心怀歉意。再怎么讲，这也比什么都不讲，直接挂断电话要好一些吧？这样一想似乎就可以理直气壮一点儿了。然而，电话也好，不是电话也好，他从未对别人使用过最高敬语。比如说，我现在

无法接听“您的电话”，等等。他认为，人们只是表面上假装亲切而已，实际上没有人是亲切的，没有人是和蔼可亲的。

可电话铃声执拗地响着。他才想起刚才按重设键的时候，将自动录音装置关掉了。他双手揉了揉眼睛，心想，响一会儿就会停了吧。但就在那一瞬间，保安的话在他的耳边回荡起来。

他抬眼看了看时钟。四点二十五分。不会是……突然，他的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到底会是谁呢，他隐约起了好奇心。他转动转椅，将身体移至桌边，抓起电话听筒。

“喂？”

电话里无人应答。“两杯咖啡”，从这熟悉的声音中可以听出好像是地下咖啡馆。偶尔也会遇到这样的客户，通过某人介绍来找他，却压根不说话。这种情况中女性居多。有一次，一位女士说在下面等他，可等他下去的工夫，却改变主意掉头走了。

“我……我是银林。”

那个女人似乎不再犹豫，在电话的另一端开口了。他原本想要把手中的烟蒂掐灭，可伸向烟灰缸的手却一下子定住了，原本僵硬的面孔上也浮过一丝淡淡的微笑。

“喂……想说点儿什么，感觉又很奇怪……不记得了吗？我是银林呀，卢银林……喂？”

“我在听。”

他简短地说了一句之后，“咕咚”吞下了一口唾液。那声响太